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二十七回 一奉旨奸臣私托 兩筵席孽獸圖歡

話說花錦章與梅素娘言來語去，說話之間花錦章聞得梅素娘滿口酒氣，問道：「爾吃酒麼？」梅氏答道：「因心中寂寞，聊飲三杯以解煩悶。」說罷丫頭已將酒席排上，二人坐下對飲。那花子能卻私走來偷看，見了心中氣忿不過，恨不得一刀殺死這老蠻牛。那雙桃見了連忙走出說道：「少爺快些回去。」花子能拽了雙桃走下樓梯道：「我有一件事爾可曉得麼？」雙桃道：「少爺的心事我如何曉得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我看二夫人年紀甚輕，又有愛我的心，只恨太師來衝散了，一場好事不能成就。」雙桃道：「這個使不得的，二夫人年紀雖輕，到底是庶母，不是我冒犯少爺說，爾不可癡心妄想，紊亂五倫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什麼五倫？就是五倫也無要緊，我在揚州見一個人與姪母私通，將母舅謀死，二人猶如夫婦一般。」雙桃道：「這是畜類，說他怎麼。少爺乃是官家之子，不可無理，快些回去，免得累我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若說得此事成，我賞爾首飾衣裙一套。」雙桃想道：「待我騙他出去便了。」乃說道：「今夜太師在此，爾且回去，明日爾來我與爾撮合便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我要，在爾身上成事的。」雙桃答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花子能遂走出來帶花通回去。那花錦章這夜與梅氏赴巫山佳會，到四更時分就上去上朝。梅氏巴不得他早去早好，見他去了就問雙桃道：「昨日少爺幾時回去？」雙桃就將花子能的話說了一遍，梅氏聽了一發愁悶，恨怒道：「老獸物衝散我的好事，我愛少爺非愛他別件，只愛他精壯壯的少年，說的言語甚是知心，就與他成就好事諒也不妨，顧什麼規矩，管什麼五倫？若能夠與他成其夫婦，就吃一口清湯也覺甘香。」一心想念子能，一心想著花錦章不提。

且說皇上登殿，兩班文武山呼已畢，皇上傳旨：「命吏部侍郎邱君陸領旨前去勘問李榮春一案。」邱君陸領旨出朝，兩班文武退朝。花錦章回府大悅道：「邱君陸乃我好友，此事不妨了。」吩咐備酒伺候。不一時邱君陸前來辭行，花錦章留住飲酒，邱君陸道：「有勞大人費心。」花錦章道：「爾說那裡話來，與我摯交，何必客套。只是有一件事相托，不知可肯見許麼？」邱君陸道：「願聞其詳，小弟無所不依。」花錦章遂將前事說了一遍。邱君陸道：「這個做得。」吃了酒，帶了張環辭別而去不提。

且說花子能一心想念梅氏道：「爹爹啊，不是我今日敢來欺爾，誰教爾做事自佔便宜，白鬚老翁配著少年女子，是爾自己不是，不干我事。」睡到天明爬起身來，梳洗已畢，吃了點心，也不帶花通，恐他多言，獨自一個來到七畝莊，由後門打門。這七畝莊的花園乃是花錦章起與梅氏居住，只撥兩名花僮在園內照顧門戶，整理花木，不想兩個月前二個花僮偷了物件走去，梅氏與花錦章說可以不用花僮，此園除了太師之外沒有外人到此，答應門戶自有丫頭使喚，花錦章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又想梅氏青春年少之人，不便放他在此，是以只撥四名丫頭料理諸事，二名老婆在廚房料理酒飯。此外並無一個男人在內。

這日梅氏帶了四名丫頭來臥鶴亭操琴，忽聞犬吠，又聞嬰哥叫道：「雙桃開門。」梅氏道：「雙桃，敢是太師來了？快去開門。」雙桃連忙走去開門，見是少爺，遂道：「我說是太師爺到此，原來是少爺來。」花子能問道：「二夫人在那裡？」

雙桃道：「他身子不爽快尚未起來，爾回去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放屁，我特來謝酒。既是二夫人身體不爽快禮該問安，什麼反叫我回去？」一邊說一邊走進。雙桃將門閉了，花子能問道：「昨日吩咐爾的話如何？」雙桃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我早起將爾的話對二夫人說了，被二夫人將我痛打一頓，還要告訴太師，是我說少爺日後之言不必見怪，二夫人才敢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既如此帶我去謝罪便了。」雙桃領了花子能來到臥鶴亭，雙桃叫道：「二夫人，少爺來了。」梅氏立起身用手一招道：「裡面來坐。」花子能走上前道：「孩兒今日一來謝酒，二來請安，三來賠罪。」梅氏問道：「賠什麼罪？到要說個明白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雙桃說二夫人動怒，所以我特來謝罪。」梅氏道：「不要聽這賤人的話。」遂叫：「雙桃、雙杏快去備酒，雙梅去取茶，雙桂去取點心。」將四個丫頭打發開去。花子能走近梅氏身邊，一手來摸胸乳。梅氏道：「不可如此，焉有母子成奸的理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又不是三月懷胎三年乳哺，算不得數的，只好兄妹稱呼罷了。」一面說一手在梅氏身上亂搔亂摸，摸得梅氏慾火難禁，說道：「既要如此，奴家從了爾罷。」花子能見他允了好不歡喜，說道：「只是此處不好行事。」梅氏道：「這個不妨，等雙梅、雙桂取茶並點心來爾可如此說，我便這般應答，豈不瞞了他們？」花子能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遂走原位坐下。只見雙梅、雙桂一個捧茶一個拿點心來放在桌上。梅氏道：「少爺吃些點心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多謝二姨娘，我看這裡臺閣亭樓甚多，景致不凡，意欲看看，不知可肯見許麼？」

梅氏道：「如此我陪爾去看看。雙梅、雙桂爾們著去辦酒席，若備完可排在登雲閣內。」說完遂同花子能來到迎香院，閉了門，二人解帶脫衣，上牀成其好事。

且說雙梅、雙桂來到廚房，說：「二夫人吩咐，酒席若辦完可排在登雲閣伺候。」雙桃道：「二夫人在那裡？」雙桂應道：「同少爺去看景致。」雙桃心中想道：「他二人必然去做那事了，待我去尋尋看。」遂獨自一個四處去尋，偶然尋到迎香院，見門是閉的，舉手一推卻推不開，想道：「他二人必在裡面。」又想道：「此事那個不愛？只是母子之稱卻做不得，況且青天白日在此取樂，倘被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？也罷，待我在此與他照應便了。」那梅氏與花子能二人云雨已畢，穿了衣褲，梅氏道：「若太師有事不能來，爾千萬要來，不可做無情義的人。」花子能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忽聽得雙桃叫聲：「太師爺，這裡來。」二人聽了此言驚得魂飛魄散，汗如流水，滿身發抖。花子能忙臥在牀下躲著，梅氏走向窗縫一閱見沒有太師，才放心開了門，問道：「雙桃，太師爺在那裡？」雙桃應道：「太師爺是不曾來的，我因等得不耐煩了，所以假叫一聲。」梅氏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爾切不可多言，我自然另眼相待。」雙桃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那花子能躲在牀下，見說無事了才敢爬出來，梅氏將眼一丟。花子能見了已知其意，走上前將雙桃抱在牀上，解開裙帶脫下褲來，用強就弄。雙桃叫道：「做不得的。」花子能道：「做得的。」弄了一回兒。事畢，雙桃穿了裙褲道：「二夫人，這是少爺用強，不干我事。」梅氏道：「誰來怪爾？」二人互相整了頭髮，梅氏道：「少爺，爾今如此如此而來，我先去等爾，免得三個丫頭疑心。」花子能道：「不錯，爾先去，我依計而行便了。」

梅氏帶了雙桃來到登雲閣，那三個丫頭問道：「少爺為何不來？」梅氏道：「少爺腹痛走不動，他道腹痛好了就來。」

遂坐下等了一回，只見花子能走到，梅氏道：「少爺，此時腹痛可好了麼？」花子能道：「此時好些了。」梅氏道：「如此說吃了兩杯酒回去罷。」二人坐下一直吃到日晚，雙桃在旁催逼花子能回去：「如再挨延，倘太師爺到來如何是好？須當速去，等明日再來罷。」花子能沒奈何，辭別梅氏而去。這花子能平日作惡作威，今日又與庶母通姦，於禽獸何異？雖是前生孽債，然而罪惡太重豈不上干天怒，報應昭彰？只因花錦章平時欺心作惡，屈害忠良，故有此報。

且說高文傑領旨出京，一路而來，已到揚州，合郡文武官員俱來迎接。接進知府堂上，開讀詔書已畢，知府備酒款待。

誰知府內有個書辦，姓陳名松，曾受李榮春大恩，未曾報答，念念在心，今日忽聞此信，驚得冷汗直流，道：「此事怎麼好？必須去報李大爺曉得才好。只是不能出去，如何是好？也罷，我且到後庭去看可有出路麼。」急急走到後庭，四處一看並無出路之處，忽見東南角有一株樹，遂爬上了樹，立在牆頭望下一跳，跌倒在地，也顧不得疼痛，爬起就走，如飛的趕到李府門口將邊門亂打。管門的聽見有人打門連忙走來，開門一看，問道：「原來是陳師爺，夤夜到此何事？」陳松道：「爾家大爺睡去也未？」管門的應道：「尚未睡呢，還在書房看書。」

陳松道：「爾將門閉了，快些進去通報，說我有緊急事要見。」

管門的閉了門走進書房通報，李榮春道：「快請他進來。」管門的走出來道：「大爺有請。」陳松連忙走進，來到書房道：「李兄，不好了。」李榮春問道：「陳兄為何如此慌張？請坐下說話。」陳松道：「李兄爾不曉得，那花錦章奏了一本，說爾與蟒蛇山大盜串通謀反，朝廷聽信讒言差官前來擒爾。方才在府堂上開讀聖旨，現在私衙飲酒，酒若飲完便來擒爾。我跳牆而出前來通報，快些急走。」李榮春笑道：「不必著忙，真的真假的假，怕他何事？若走不是好漢，他們又只說真有此事了。」陳松道：「此

是奸臣陷害，不可看輕的事。我方才聞得一時肝腸欲斷，爾卻全然不在心上。」李榮春道：「爾難道不曉我的性情麼？死不怕，生不貪，禍福由天，奸臣陷害我還嫌遲，早已知他要來害我的。」陳松道：「不是如此說，爾若有差遲，令堂夫人靠著誰來？」李榮春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那三元、來貴二人聽了此言，連忙走進內堂報知夫人。李夫人聽了此言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花錦章，爾這狗男女！老奸賊！聽信兒子讒言，誣害我兒為盜黨，全然不念同鄉之情。如此害人，良心何在？」那淡氏大娘只是叫天叫地的哭。施碧霞聞言大怒，大罵奸賊不休，又道：「這個原是我哥哥不該，為何不到邊關卻去蟠蛇山落草？」爾道施必顯的函已入花子能之手，施碧霞如何曉得？施必顯在蟠蛇山落草，大凡鄉宦人家每處有抄《京報》來看，所以蟠蛇山大盜童孝貞、施必顯、張順等橫行不法官兵難以剿捕之事，已有報到李府，是以李府人人曉得。施碧霞亦早知有禍事來的，今日果然有是事，恨著哥哥不該在蟠蛇山落草，致被花錦章藉此生端，公報私仇，他上了一本要害恩兄滿門，這卻如何做得？叫聲：「母親、嫂嫂不必愁悶，待欽差來時管叫他吃我一刀，那時我去與哥哥計議殺上京城，將花錦章父子兄弟拿來與我父親報仇，也好與母親出此怨氣。」李夫人道：「胡說，這個如何使得？殺了欽差非是小可，害及滿城文武官員受罪，又連累這些百姓也陷在內，這個斷斷是使不得的。」施碧霞道：「不然難道就是如此束手憑他拿去問罪不成？」李夫人道：「爾這句話到說得有些意思，待我叫我兒來問，看他甚麼主意再作道理便了。」遂叫丫頭：「快去叫大爺進來。」丫頭領命，連忙來到書房道：「大爺，夫人請爾進去。」李榮春立起身道：「陳兄請寬坐，我進去就來。」陳松道：「請便。」

李榮春來到內廳，叫聲母親，李夫人應道：「我兒啊，如今花錦章這奸賊要害爾，說兒是賊黨，聖上差官前來拿問，爾卻如何主意？快些說與為娘的曉得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母親啊，雖然奸賊弄權，只是聖旨如何違拗？我家祖公數代俱受皇恩，皆食朝廷俸祿，未曾報效，就是朝廷要斬孩兒，孩兒情願將首級獻上，況且未必就斬，尚要審問，那時真假自然辨出。若此時逃走豈不被人恥笑，疑我真有此事故此逃走？那時任爾千口萬舌也辯不清的。」淡氏大娘眼淚汪汪，叫聲：「官人，不是如此說的，那差官乃奸賊一黨人，如何容爾分辯？必要將爾害死方休。爾不可執一己之見，做那招災赴火燈蛾自燒其身，事不三思終有悔，到那時後悔就遲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此禍根皆為奴家而起，害哥哥受賊黨之名。待我保哥哥一家上蟠蛇山，與我哥哥說明此事，叫他起人馬殺上長安，拿花錦章一家與我哥哥出氣，又與我爹爹報仇，豈不是好？」李榮春道：「賢妹為何說出此言？真不中聽。若是如此做去，豈不弄假成真麼？」

我自自有道理，爾們不必多言。」遂仍走到書房來陪陳松再坐。

那陳松只是苦勸李榮春逃走為上策，李榮春只是不聽，這些家人七嘴八舌，都是罵著花錦章老奸賊、老烏龜，罵個不休，一家紛紛大亂。忽見管門的如飛似的走進。不知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